



FAITH OF

Our M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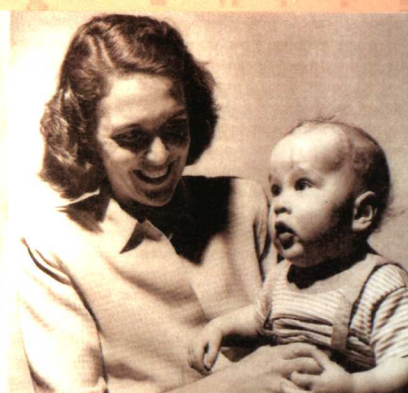
(美) 哈罗德·I.古兰 著

王宪生 吴振清 译

第一母亲

The Stories of Presidential Mothers from Mary Washington to Barbara Bush

——造就美国总统的女人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哈罗德·I. 古兰 著

王宪生 吴振清 译

第一母亲

——造就美国总统的女人

FAITH OF Our Mothers



The Stories of Presidential Mothers from Mary Washington to Barbara Bush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母亲 / (美) 古兰 (Gullan, H.I.) 著; 王宪生, 吴振清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书名原文: Faith of Our Mothers: The Stories of Presidential Mothers from Mary Washington to Barbara Bush.

ISBN 7-5306-4270-0

I. 第… II. ①古…②王…③吴… III. 总统—母亲—生平事迹—美国 IV.K837.1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1234 号

Faith of our Mothers

The Stories of Presidential Mothers from Mary Washington
to Barbara Bush by Harold I. Gullan

Copyright © 2001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2-2005-1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10 字数 235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册

定价: 21.00 元

To My Dear Chinese Readers and Friends:

I am happy to welcome you as companions on this voyage of discovery. As you may know, there are many books in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the wives of our presidents, but for some reason very few about those who first nurtured and inspired them-- their parents. Indeed, I am the first writer in all of American history to prepare books about both the mothers and fathers of our presidents--our nation's First Parents.

Although I teach history,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most of them when I embarked. Since you have now joined me, you must b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both our great countries. I hope to learn more in both areas, as our nations forge ahead in progress and friendship. One can always learn more in life, even at my age. Thankfully, I know you cherish the wisdom of age, as well as the enthusiasm of youth.

In this spirit, I hope you will enjoy reading this book as much as I enjoyed writing it-- and I am indebted to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or preparing this special Chinese edition.

With warm regards,

Harold I. Gullan, Ph.D

BY WAY OF INTRODUCTION 前 言*

哈里·杜鲁门说过，世上唯一的新鲜事就是我们并不知晓的历史。我在写《虚惊》（有关杜鲁门在1948年戏剧性获胜的一本书）时，对杜鲁门的母亲在教育他树雄心立壮志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印象极为深刻。我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母亲也有相似的印象。我突发奇想，何不在下一本书中讲一讲这些总统母亲的故事，而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似乎对她们知之甚少。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第一母亲》。

然而，是一次电视采访促使我将这一想法变成文字。政治学权威克里斯·马修斯在回答查利·罗斯的提问时指出，比尔·克林顿要是有一位坚强的父亲让他钦佩、让他效仿，他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可能会更丰富。且慢，我想。我所知道的大多数总统，好像都是受其母亲的影响更大。一年的研究更证实了这一看法，尽管相关的文献有限。主要是这些了不起的母亲激励了儿子。

当然，美国总统一直是学者和普通民众广泛评论的对象。但对于总统的父母，尤其是其母亲，却很少有人去写。1968年，一位

* 前言、1—12章为王宪生译，13—17章为吴振清译。

在报社工作的名叫多丽丝·费伯的才女完成一本篇幅不大的杰作《美国总统的母亲》，当时她只能找到一部有关这一题材的作品。这本书名叫《我们的总统及其母亲》，是博士威廉·贾德森·汉普顿牧师大人完成于1922年的作品。我从这两位作者的书中均受益匪浅。费伯和汉普顿都认为，除了身后留有书信的阿比盖尔·亚当斯之外，其余的总统母亲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均被历史学家置于脑后，这是他们的耻辱。费伯查明了十九世纪多位总统“失踪的母亲”，其功德无法估量。汉普顿为我确定了关注的焦点，使这本书从一系列的轶事趣闻扩充为一部具有内在主题的专著。

随着这一主题的展开，我决定用《第一母亲的信念》*这一新书名来表现它。这也很恰当。后来发现另一本叫做《第一母亲》的书已经快完成了。令人吃惊的并不仅仅是它的虚构。但虚构并没有招来不满。尽管我不想引用毛主席说过的话，“百花”也应该“齐放”。这座花园里的花太少了——自1978年费伯的书重印以来，竟然连一本也没有出版过。

为什么叫《第一母亲的信念》？因为信念是这些妇女共同拥有的最多的品质——尤其是相信自己的儿子潜力无限。儿子尚在襁褓之中，总统之母便常常为其倾心奉献，憧憬未来，所表现出的坚定和信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爱。并不是每个母亲的影响都是有益无害的，但几乎所有的总统母亲都激励其儿子有所作为。就是这种奉献精神，成为这么多性格迥异的人物最大的共性。例如比尔·克林顿的母亲，她在中年时期对儿子所抱的希望，并不亚于诸如拉瑟福德·B.海斯或格罗弗·克利夫兰的母亲。

然而这些妇女之中，还有不少人表现出另一种信念。几乎每一位总统的母亲都对其儿子有信心，但很多人还有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不少人希望其骄子成为基督教会的牧师。南希·麦金利甚至期望其子威廉有朝一日能当上循道宗的主教。汉普顿博士牧师大人指出，很多总统的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自从他的

* 本书原文“Faith of Our Mothers”。

书出版以来,这一数目已急剧增加。这些妇女分属不同的教派,有些较成功地将其信仰传给了儿子,有些则不那么成功。但多年之后,她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承认,其儿子在担任总统最辉煌的时刻体现出母亲的美德。美国人的道德通常以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信条为基础。

美国的前二十五位总统之中,约有十位的母亲我们知之甚少,很难再现其生平,令人十分遗憾(很多总统的母亲连长相都不为人所知)。她们也同样援手相助吗?同样笃信宗教吗?我想至少提及这些问题,但很大程度上都属猜测。连臧否人物、品藻古今的托马斯·杰斐逊,对其母亲也几乎是只字未提。

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有所了解的大多数总统母亲对其当上总统的儿子所施加的影响,似乎都要超过其丈夫。多丽丝·费伯指出,这一含义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生儿育女是母亲的主要职责。费伯还注意到,多位总统都是长子或独生子——按照传统观念,这是父母的指望。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在为她父亲写的充满深情的传记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令人欣慰的是,现在长女也同样受宠。)然而,即便是在子女众多的家庭中,总统的母亲好像也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意识,知道哪个孩子最有出息。

母亲的影响更大,是因为她们比丈夫的寿命更长吗?不一定。一些很有潜力的总统母亲死得也很早。有才华的赫尔达·胡佛死的时候,赫伯特只有八岁。卡尔文·柯立芝十二岁时慈母维多利亚去世,他一生都无法从悲痛中恢复过来。而且在所有的寿命远远超过丈夫的总统母亲之中,并非人人都对其儿子产生了特别积极的影响。乔治·华盛顿疏远其母亲,这有明确的记载。身患小儿麻痹症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不得不拒绝接受母亲的安排,母亲想让他过一种安稳的日子,在哈得孙河流域当个治安官。

但这些母亲中的大多数仍鼓励其子出人头地,而让其飞黄腾达的方式均为接受教育。虽然很多人想让儿子当牧师,但她们主要关注的还是激励儿子要有远大的抱负。唯有丽贝卡·贝恩斯·约翰逊把谋求公职看作其儿子事业上追求的目标。这些女强人背景各不相同。很多人出身贫寒,也有很多人家境富有。有些

确实救了儿子的命,如伊丽莎白·杰克逊。有些营造了一个可以实现抱负的环境,如玛丽亚·范布伦。有些战胜逆境只是为了生存,如伊莱扎。有些用诗才来树立远大理想,如伊丽莎白·布坎南。有些一心援手相助,如杰西·威尔逊。有些被儿子称为“圣徒”,如汉纳·尼克松,实际上还有很多人配得上这一称号。她们共同拥有的是信念、希望和意志。虽然她们的儿子中有很多人肯定达不到母亲的要求,一位传记作家谈到詹姆斯·布坎南时说过的话仍然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他身上有吸引力的一切都来自他母亲,母亲是他天性的守护神。

这些材料与其说是打算用来写小传的,不如说是用来写短文的。由于搜集到的材料有多有少,所以也不准备写成同样的篇幅。写作方法也各不相同。例如,考虑一下一位总统(实际上有两位总统)的政治主张似乎适合写亚当斯家,而写其他人物则不行。对于像威廉·亨利·哈里森和约翰·泰勒这样的总统,我们对其母亲知之甚少,所以我觉得应该写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涯。幸好这一问题在二十世纪时减少了。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对每个人都会有太多的了解。

我曾在各个总统图书馆里度过很多时光,收获甚丰,但本书并非原始资料的汇编。我倒是依靠过去和现在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在书中以感激的心情引用了他们很多人的话,同时还依靠总统本人的回忆录。著名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出色地区分了两种情况。他指出,从图书馆的档案堆里找出来一封信被认为是第一手的研究成果,而把同一封信复印后收进一本书则是第二手的研究成果。我希望《第一母亲的信念》不会成为第二手的著作,而是一本通俗的史书。无论是对作者还是对读者,美国人持续不断的经历都是一个发现的过程。以前我虽然写过总统、谈过总统,但我在为本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所学到的很多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我并不了解的一部分历史。我真诚地希望,读一读这些了不起的女性、这些在才能和性格方面千差万别的女性的故事,会是一种有益的经历,就像写这些故事是一种有益的经历一样。

我自始至终都受惠于圣约瑟夫大学图书馆的那些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伊夫林·米尼克及其助手苏珊·丘利斯,以及我自己的研究小组成员刘易斯和克拉克。为了协调利用其他很多图书馆的资料,他们利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技术,我这个不懂现代科技的人根本搞不明白。我一如既往地感激我的编辑和朋友埃尔莎·埃弗兰,为了把我的想法变成看上去还算条理清楚的语言,她也同样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我还要感谢拉莫纳·弗勒德、乔·朱吉、兰德尔·米勒、雷·拉齐、约翰·凯肯德尔、杰克·洛克里奇、彼得·芒格、威廉·麦克尼特、肯·哈费利等人,以及那些慷慨地提供图片为本书增色的人。最不可缺少的是我很敬重的出版商身边的那么多人为本书做出的贡献——尤其是编辑汉纳·蒂默曼斯、安德鲁·胡吉姆、查尔斯·范霍夫、凯瑟琳·范德莫伦、威廉·米纽尔、阿妮塔·伊尔德曼斯、萨姆·伊尔德曼斯——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在此我借用别人的一句话:希望这样构思、这样奉献出来的一本书能够长期流传。

最终当上总统的这些人,很多人年轻时的最初目标是以各种方式逃避,希望能过得比童年时代更好一些。这通常需要胜过遭受失败的善意的父亲。对于母亲的鼓励则很少拒绝。恰恰相反。在这一意义上,我把《第一母亲的信念》献给鼓励我最多的两个人——我儿子比尔,他知道当总统是怎么回事;还有他母亲贝齐,她的正直他有幸继承了下来。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第1章 令人困惑的玛丽·鲍尔·华盛顿 1

玛丽·鲍尔·华盛顿

第2章 弗吉尼亚失踪的母亲 13

简·杰斐逊 ➡ 内利·麦迪逊 ➡ 伊丽莎白·门罗

第3章 “人生大剧场”里的演员 25

苏珊娜·亚当斯 ➡ 阿比盖尔·亚当斯

第4章 移民与拓荒者 46

伊丽莎白·杰克逊 ➡ 玛丽亚·范布伦 ➡ 伊丽莎白·
哈里森 ➡ 玛丽·泰勒 ➡ 简·波尔克 ➡ 萨拉·泰勒

第5章 南北战争之前的总统之母 66

菲比·菲尔莫尔 ➡ 安娜·皮尔斯 ➡ 伊丽莎白·
布坎南

第6章 “我的一切……都是保护我的母亲给的” 77

南希·林肯 ➡ 萨拉·林肯

第7章 匮乏和沉默 88

玛丽·约翰逊 ➡ 汉纳·格兰特

第8章 战前的母亲，战后的儿子 100

索菲娅·海斯 ➡ 伊莱扎·加菲尔德 ➡ 马尔维纳·
阿瑟

第9章 十九世纪的家庭价值观 121

安·克利夫兰 ➡ 伊丽莎白·欧文·哈里森 ➡ 南希·
麦金利

第10章 “无论怎样爱孩子都不过分” 132

马莎·罗斯福 ➡ 路易莎·塔夫脱 ➡ 杰西·威尔逊

第11章 “我老是觉得失去的那个孩子就像她” 158

菲比·哈定 ➡ 维多利亚·柯立芝 ➡ 赫尔达·
胡佛

第12章 母亲的溺爱 172

萨拉·罗斯福

第13章 家在美国的中心 185

马莎·杜鲁门 ➡ 艾达·艾森豪威尔

第14章 母亲的志向 207

罗斯·肯尼迪 ➡ 丽贝卡·约翰逊

第15章 “我母亲是个圣徒般的人” 245

汉纳·尼克松 ➡ 多萝西·福特

第16章 战胜困难 268

莉莲·卡特 ➡ 内尔·里根 ➡ 弗吉尼亚·凯利

第17章 持续和变化 302

多萝西·布什 ➡ 巴巴拉·布什

总结：善良的保护神 324

第1章

THE PERPLEXING MARY BALL WASHINGTON

令人困惑的 玛丽·鲍尔·华盛顿

Mary Ball Washington

玛丽·鲍尔·华盛顿

如何理解我们的国父之母，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让历史学家难以回答。米里亚姆·安妮·伯恩说：“十九世纪的多愁善感创造了一种道德高尚的神话，二十世纪的修正论创造了一个令人烦恼的怪物。”有一种品质是没有疑问的。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玛丽·鲍尔·华盛顿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一直想把这一意志强加给长子乔治，而乔治则一直想躲开它。二人之间的较量旷日持久。华盛顿的母亲活到八十二岁，只比儿子早死十年。

华盛顿不会生孩子，这使他深感失望。他在给侄子的一封信中暗示，这不是他的责任：“如果华盛顿夫人比我活得时间长，我死的时候肯定无嗣。”但孀居的马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带着活下来的一子一女嫁给了乔治·华盛顿。对于这两个继子继女，还有继子的孩子，以及众多的侄子、侄女，华盛顿所给予的关心已近乎多管闲事。甚至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也和他

们大量通信,另外还与弟弟、妹妹、表兄妹通信。他写给母亲的信很少,而且还是礼节性的。如果成熟的华盛顿完整的家庭生活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他从来没有的儿子,那也是对他认为他被剥夺的那种童年的补偿。他的生涯与阿克顿勋爵“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的名言相矛盾。华盛顿从来都不缺少志向,但他最终的目标总是像辛辛纳图斯^①那样,回到他建立的家庭。即便是在躁动不安的1775年,他还写信给马莎:“我宁愿和你待在家里享受一个月真正的幸福生活,也不愿有丝毫到外面去的想法,如果要我在外面待七七四十九年的话。”

对于前六位总统显赫的祖先,我们已有很多了解,其中四位是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儿子,另两位出身于长期定居在马萨诸塞的家庭。但在华盛顿家的传奇故事中,也有较卑微的主题,也有浪漫小说的素材,也有类似后来美国移民的那种流动性。从他家族的第一个人在弗吉尼亚登陆到乔治·华盛顿出生的七十五年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华盛顿家世代代居住在英格兰的埃塞克斯地区,因其产业而家境富足,年轻的劳伦斯·华盛顿得以应召,当上了圣公会的牧师。不幸的是,他的整个牧师任期都卷入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内战之中。遭到废黜的国王查理一世的儿子投入了战斗,他虽然还可以赠与流放中的七个同伴百万英亩的“领主”之地,这些土地位于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弗吉尼亚,而华盛顿一家的遭遇则没有那么好。掌权的奥利弗·克伦威尔所领导的清教徒发现华盛顿牧师大人保王倾向太强,不合他们的口味,便以“不道德”为由免除了他的牧师职务。也许他酗酒比政治或教义方面的争执更严重,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华盛顿败落了。

这位牧师的勇敢的儿子约翰决定当海员,不是当他以前可能当过的海军学员,而是到一条简陋的商船上当大副,希望能到新大陆做生意。1657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弗吉尼亚登陆。他的家

① 公元 519? -439?, 古罗马政治家,曾率军援救被敌人围困的罗马军队,打败敌军后即解甲归田。——译者注

不是领主的“第一家庭”，但这个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很快找到了一位富有的新娘，这是往上爬最直接的方式。他的这一做法将由华盛顿家的子子孙孙所效仿。这对夫妇不久便有了个儿子，也叫劳伦斯，后来成为乔治·华盛顿的祖父。

华盛顿的传记作家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指出：“当时的西大荒就在大西洋海岸边，约翰·华盛顿是个安静不下来的人物，非常适合这样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船长指控他擅离职守，他反过来指控船长在航行途中参与了谋杀。两项指控都没有解除。第一个妻子死后，约翰相继娶了曾被指控卖淫的两姐妹。两次婚姻都没有妨碍他取得成功。他自学了法律，很快升任法官和律师。约翰·华盛顿非凡的生涯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的矛盾，这一社会以赤裸裸的贪婪为基础，其外表已带上英国人的感情。他一方面开始坐在县法庭和教区会议室里。另一方面，作为民兵指挥官，他对土地的贪婪导致有人指控他谋杀印第安使者（但没有定罪）。

“约翰既粗鲁、无道德原则，又慷慨大方，”弗莱克斯纳写道，“他将华盛顿家族又安置在残酷的新大陆，其地位与克伦威尔时代之前他们家在旧大陆时大致相仿。他使其家族与一个英国的乡村家庭相当。虽然华盛顿家没有一人取得相当于英国贵族或王室法律顾问的身份，但他们在婚姻上往往高攀。”他们还表现出“对土地的强烈兴趣”。这两类人之中都包括乔治·华盛顿。

华盛顿家族在北美的第二代人往往忽略其相对富足的基础，这并不令人惊奇。约翰的儿子劳伦斯虽然同样贪婪，却成为一名令人尊敬、性喜内省的律师。他婚姻美满，但死得早。劳伦斯的二儿子奥古斯丁有幸在英格兰接受教育，那时英格兰已不再打内战。他还娶了弗吉尼亚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的女儿。1715年他成年的时候，已经成为约一千七百五十英亩良田的主人。

我们对奥古斯丁知道得较少，虽然他后来成为乔治·华盛顿的父亲。乔治回忆说，他父亲是一个有点超然但很温柔的大个子，很“喜爱小孩子”。华盛顿的传记作家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证实了这一慈善形象：“朋友们都叫他格斯，金发碧眼，身材匀

称,很有力量,脱掉鞋身高六英尺。他善良的性格与其惊人的力量相般配。”弗莱克斯纳则描述了奥古斯丁·华盛顿的另一面:一个忧心忡忡的商人,“经常关注土地投机买卖,好诉讼,……优柔寡断,拖拖拉拉。”伯恩说:“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没有影响其最著名的儿子,这是无法想象的事。”不过很有可能的是,奥古斯丁的第二次婚姻所生的长子乔治在成长期间,他那忙碌的父亲不常在他身边。实际上,正是他到英格兰出差期间,奥古斯丁·华盛顿的元配去世。他们的婚姻持续不到八年,但生了三个孩子。奥古斯丁虽然很悲伤,但他知道自己无法一人抚养。

他花了两年时间才又找了个妻子。即便是在人烟稀少的弗吉尼亚,可爱的寡妇也不乏其人。但奥古斯丁却选中了一个名叫玛丽·鲍尔的二十三岁的“老处女”。究竟是什么迷住了他,我们不大清楚。弗莱克斯纳形容玛丽是一个“健康的遗孤,中等个头,身材丰满,声音甜美,”但并非人人都觉得她的声音甜美。不管怎么说,她结婚时自己拥有可观的遗产,几乎没有情感上的牵挂。她父亲丧偶时已是儿女满堂,其续弦在儿女看来则远低于他们的身份。续弦后玛丽·鲍尔出生。双亲去世后,她投靠了家里的朋友。据弗莱克斯纳说,玛丽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四百英亩的土地,十五头牛,三个黑人,以及足以使她过上舒适生活的东西。”后来她家的成员相继去世,这又为她增添了大量的产业。玛丽所受的教育不多,但她成长为一个独立、意志坚强的少妇——配她热心肠的丈夫绰绰有余。

结婚十一个月后,玛丽生下一个男孩,其大块头很像是奥古斯丁·华盛顿的亲儿子。按她的监护人乔治·埃斯克里奇的名字为他取名“乔治”——这不是华盛顿家惯有的名字。不到两年,乔治便有了一弟一妹,后来又添了两个弟弟。1735年,与他同父异母的妹妹简去世,两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到英格兰的阿普尔比学校去读书之后,乔治便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他自己的教育由家庭教师负责。比起室内活动来,乔治更喜欢骑马、打猎、探险,但他确实喜欢读、写、画,明显地表现出学习数学的才能,这是他后来对测绘感兴趣的先兆。小乔治在青春期的前便显示出他周围

环境的双重特性：渴望到荒无人迹的地方去探险，从那里只要两天的步行便可到达西部；但又吃力地写下“交往和谈话中的文明礼貌规则”的全部一百一十句格言——这些规则是由耶稣会会士为西班牙或法兰西贵族制订的，但也同样适用于弗吉尼亚沿海地区新出现的绅士。

乔治出生以后的岁月里，奥古斯丁·华盛顿比以前更忙了。他的事务越来越多，这些事既和遗产与两次婚姻问题有关，也和前景看好的投机生意有关。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镇附近的地方发现了铁矿，计划由一家英国的合伙企业开采。华盛顿家不但在弗吉尼亚拥有种植园和工厂，在马里兰也有。另外，奥古斯丁甚至超过了他那小心谨慎的父亲，超过了神气活现的祖父，担负起一个乡绅和社区首领的义务：教区代表，威斯特摩兰县治安官，弗雷德里克斯堡托管财产管理会理事。奥古斯丁是奔波在外的父亲，玛丽是守在家里的母亲。

守着的这个家也不是固定的。乔治三岁的时候，全家从波托马克河畔的波普斯克里克搬到费尔法克斯县，搬到后来叫做弗农山的家。七岁时又搬到拉帕汉诺河畔的渡口农场，与弗雷德里克斯堡隔河相望。他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恬静的岁月。乔治·华盛顿要是真的砍倒过樱桃树，那肯定是在渡口农场。一起玩耍的同伴很多，附近的表兄弟也多。就是在1743年春天他到他们那里走亲戚的时候，有人送信叫他赶快回家。他父亲快断气了。乔治只有十一岁。

奥古斯丁·华盛顿的遗嘱肯定很详细。遗产不是像英格兰人那样由长嗣继承，而是每人都有一份，但最大的一份还是给了劳伦斯·华盛顿，也就是奥古斯丁的元配所生的长子。这份遗产包括那座劳伦斯后来重建的大房子，他将其命名为弗农山，以纪念英国海军上将弗农，当年他在其麾下服过役。第二次婚姻所生的长子乔治则得到了渡口农场、大片的田地和十个奴隶，这份产业先由人代管，直到他二十一岁为止。奥古斯丁为还在世的妻子玛丽做了安排，但按通行的习俗，她只能暂时控制其财产——一部分田地只能享用五年，只能在乔治成年之前拥有渡口农场。确切